

我的青春年华

如歌岁月

□ 崔宁

看到现在年轻人活力四射,多么幸福,有太多的学习机会摆在面前,有太多的职业供自己挑选,真的很羡慕他们。

我的青春没有更多的选择,上学,停课,进厂,下乡,回厂。没有花前月下,没有莺歌燕舞,只有和同时代的青年人一起,经历风风雨雨。

自小学到初一,我一直充满信心地学习、生活。当时的县城小学已经有了图书馆,我基本读完了所喜爱的书籍,印象最深的就是《科学家谈21世纪》,其中讲到穿衣吃饭旅行,描绘了一幅幅我们连想都想不到的未来景象。可视电话、大屏幕室外电视、无人驾驶汽车、卫星导航等等,我对未来充满了期待,想当一名科学家做出更伟大的创造。怎么也想不到文化大革命

粉碎了我的理想。在学校停学下,为分担父母生活上的重担,我选择了进厂上班。

进厂第一个工种就是打纬子。每天把背来的纱包散开,一籽籽地挂在绷纱架上,再一籽籽地装上风琴;把线头找出来,缠在纬管上,将纬管插进铁杆,放进两个旋转的纬碗之间;纬管就在纬碗的旋转下把纬纱缠绕成纬子,再把落成的纬子取出来,放进盛纬子的盘子里;原来的纬碗中再放进空的纬管继续进行,周而复始。开始纬纱全是漂白色的,后来厂里进了格子布机,纬纱的颜色也变得多样化了。

当纬工就是我们年龄小、个子矮,看似简单的工作,但要眼快、手快、腿快。我们每天大概要不停地走10里地以上。每天上班八小时,吃饭半小时。厂里没有宿舍,不管是白天黑夜我们下班就要回家。家离厂六里地以上,没有自行车全是步行,来回至少要一个半小时,加起来就是十小时。那时的我们思想非常简单,一心想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。没有埋怨,没有苦恼,没有更多的个人要求。

进厂第一年月工资16.5元,以后每年可以每月涨两元。上班时要在厂里吃一顿饭,食堂每斤饭票0.18元,可以买五个馍。我每顿饭就买一个馍,舍不得买稀饭,有时就用1分钱买半块豆腐卤,就着白开水吃。我也没感到苦,就是想把每月工资交给父母减轻家庭负担。

1968年,我响应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”的号召,来到了远离县城的乡下开始了新的生活。

那时的农村真不是我想像的那么美好。除了没有电,厕所问题、道路泥泞,购物也很不方便,村里没有销售点,买任何东西都要到几里地以外的镇上去买。再就是劳动锻炼。割准草,出红芋,晒收红芋片,拉耨种麦,割麦割豆子,给棉花打岔捉虫、打药,栽红芋等等农活一学过干过。冬天再冷夏天再热也要在地里干活。冬天手冻得伸不出来,拿不住镰刀,就放在嘴边吹热气双手在一起猛搓。夏天热得大汗淋漓,口渴得冒烟,也没地方喝水,后来我们就用瓶子带水喝。

经历了近两年的农村生活,深深体会到每一粒粮食的来之不易。

后来我又回到了工厂,继续从事纺织工作。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的青春年华已经不在,但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青春曾经学习过,努力过,奋斗过! 自信不负青春,不负时代,不负自我!

远离乡土去陪读

人生百味

□郭翠华

那天在自家小区的小花园碰到一位外婆,她向我吐露了自己远离家乡陪外孙女读书的苦衷:太孤独了,头发都熬白了。她沧桑的声音如针刺扎到我的胸口,有点微痛,只因不久这也是我逃脱不了的命运。

现在,我就坐在上海普陀区梅川北路一小区花园里,陌生、孤独,有点寂寥。看着周围的人像一口吐着热气的锅,冒着的都是上海话,但和我无关,没想到自己也会以局外人的身份出现在另一座城市。

早晨,我送外孙女上学,然后去菜场买菜、做饭。下午,接外孙女放学,看她做作业。晚上,带她去散步,去巴掌大的街角看男男女女跳交谊舞和街舞。楼与楼的间距很近,云与云的空间很窄,高铁与高铁的链接很密。我的世界忽然缩小。

为了能让外孙女接受好的教育,女儿坚持买了这个学区房。就这样,价格不菲的50多平米房子,楼栋的大门上常常贴着求购纸条,那纸条的背后是厚厚的纸币,也是殷切的希望。楼下一个操着上海话的老头对我说:“这个小区不少外地夫妻,都是引进的人才。”女儿是双研,回国后留居上海。我不止一次地抱怨女儿:“你被上海户口绑架了,同时也绑架了你的孩子,这个成本太高了。”

刘四清改名

七彩时光

□章小兵

刘四清一直想改名字。

他的一个班里就有张四清、王四清、吴四清、葛四清等六个四清,让他难以释怀的是,刘四清竟然在36个人的班上有两个。老师点名或者提问,只得这样说:“高个子刘四清,小胖子刘四清。”高个子刘四清长得像他父亲,瘦条条的身材,学习很好。小胖子刘四清常常考光蛋。有时,老师生气了,时常把一摞试卷往讲台上一惯,大声地吼道:“刘四清,你给我站起来!”两个刘四清分不清老师喊的是谁,只好都颤巍巍地站起来。此时,老师才发觉自己太冲动了,对着高个子的刘四清说:“你坐下!”老师指着小胖子刘四清,连珠炮似的责问起来:“你考试时梦游了吗?”这样的情境出现多了,高个子刘四清便想改名,回家便对父亲说:“大大,我想改个名字!”在生产队当会计的刘丰毅听说儿子想改名,便抛出这样的话:“老祖宗说过,坐不改姓,行不更名。你要改名,甬想!”那时,会计虽然算不上官,但却管着一个生产队几百人的吃喝拉撒,刘丰毅读过几年私塾,在村里说话算话,在家中更是一言九鼎。

刘四清考上了大学。同寝室的室友笑他说,都什么年代了,还用这个土得掉渣的名字。大四的时候,他与同学恋爱。对象娇嗔地说:“四清,你样样都好,就是这个名字有点别扭。”刘四清寒假回到家中,与父亲谈心时,转弯抹角地提到改名字的事。虽然生产队早已不存在,但父亲在村里及家中的威信仍然不容置疑,他惜字如金地吐了两个字:“不能!”

刘四清从财贸大学毕业后分到基层财政局工作。从预算科科长到财政局局长,干得风生水起,唯独遗憾的还是名字。池城不到300万人,与他重名的人却很多,他又想到改名。90多岁的父亲听到后,竟然动了怒:“你要改名,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!”也罢,刘四清想,名字不过是一个符号而已,没有必要再折腾了。

两年之后,刘四清的父亲病重,匆匆赶到老家。病榻上的老父亲说:“四清啊,我不让你你改名字,当然有我的缘由。那是1964年,我当生产队会计,账上有一笔196.02元,总是对不起来。当时,又恰逢四清工作队查账。这196.02元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啊!这笔钱到哪里去了呢?几天时间,我为这笔账,头发都愁白了。一辈子做人清清白白,我不能莫名其妙地弄一顶四不清的帽子啊!”刘丰毅叹了一口气,脸色因为激动而红润起来。“真是老天有眼,我终于查到了队里买了一头耕牛,花了198元。当时,天热,屋里蚊子又多,我无意中把蚊子拍死在账簿上,恰巧那滴蚊子血,把198元,涂抹成了1.98元。我那说不清楚的196.02元的亏空,竟然被蚊子食吃了!这就是为什么不同意你改名的原因。你要记住我的教训,做事要慎之又慎啊!”

又一年之后,刘四清被提拔为副市长,负责财政工作,直到光荣退休多年,在当地口碑仍然是那样的好。如今,闲来无事的刘四清想做一件事,那就是把本地的那些叫四清的人联络起来,聚一聚,让他们说一说自己的故事。



丰收乐 韦春俭/摄

宗春秋

职工 韦开龙中国书协会员

父亲的脚伸进木盆,浅浅的水没过父亲脚底,父亲“嗤”地深吸一口气,很享受的样子。我们也迫不及待地伸进小脚,却立刻像一只只小虾飞快地蹦出来。那水,实在是烫呢!父亲每天走长长山路,脚底结了厚厚的茧,不怕水烫。于是,我们将小脚重重叠叠地踩在父亲脚背上,试探着水温,直到水

陪父亲泡脚

温适宜,小脚在水中飞快地交叉互搓。偶尔,水泼出木盆,淋湿了地面,父亲也不恼,笑眯眯地重复着那句“睡前烫烫脚,胜似吃补药”。水慢慢变冷了,父亲叫一声:“注意啰,要加热水了!”我们惊叫一声,嬉笑着抬起小脚,那脚都冒着热气,烫成粉红,在木盆上蹬得水珠四散。父亲一遍一遍地加热水,直到水没过我们的小腿肚,我们的额头、鼻尖也热得泌出细汗,小

谁的人生不困惑

况味人生

□王国梁

快下班的时候,小张接了个电话,立即像霜打的茄子,耷拉着脑袋。原来是女友的父母让他买房,可他又没有那个实力,而不买房就别想订婚。小张出身农村,刚毕业三年,好不容易考上了公务员,本以为终于熬出来了,谁知生活还有这么多烦心事,可谓困惑多多。小张苦恼地说:“想想未来,我的头都大了。在单位还没站稳脚跟,事业上没有半点成绩,跟女友的感情也是飘着的。”

小张望了望我和老李一眼,接着说:“看你们现在多幸福,工作舒心,生活顺心,什么烦心事都没有。”小张这样说,我才发现,我们三个人正是“老、中、青”的代表,代表着人生三个阶段的状态。

可是,我和老李没有困惑吗?都说四十不惑,可我都40多岁了,还没抵达“不惑”的境界,而且觉得自己困惑很多。我轻叹地说:“我现在上有老下有小,在单位负的责任也不少。

在家里,老人生病,孩子捣乱,有时让你烦不胜烦。前段时间,单位赶上工作正忙,偏偏母亲又住院,我都焦头烂额了。经常感觉肩上的担子很沉重,有时烦心事堆到一起,整宿睡不着觉。”小张对我说:“哥,原来我一直特别羡慕你,没想到你也有这么多困惑。”我点点头说:“中年人的困惑还在于,凡事都想做到完美却心有余而力不足,总是被挫败感困扰。就像爬山一样,觉得还没爬到山顶,还有往上爬的空间,可却怎么都上不去,也不愿下来。中年的尴尬,只有到这个阶段才能体会。”

老李也开口了:“可不是吗,谁的生活没有困惑?不困惑就没有烦恼和痛苦了。除了圣人和神仙,谁没有烦恼和痛苦呢,没准儿圣人和神仙也有困惑呢。”小张问:“你现在快退休了,女儿还挺有出息,你有什么可困惑的?”老李说:“你不是我,怎知我的困惑?看你们多好,工作上干劲十足。不像我,在单位被边缘化了。我原来那么受重视,现在完全被忽略,很失落。而且人岁数大了,身体上这样的毛病也多了,不是这里不舒服,就是那里不痛快。女儿上大学离得远,将来还得就业、结婚,都是要操心的事。再想想将来,女儿如果嫁得远,我们就成了寂寞的空巢老人,多凄凉……”

我们三个人说了很多,感慨不已。或许,困惑就是人生的常态吧。任何人,人生的任何阶段,都难免困惑。一位哲人说:“生命的本质就是时时刻刻不知如何是好”等你知道了生命将要到来的一切,那就不是生命了。”感觉到困惑,未尝不是一种清醒。你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处境和面对的问题,也更明白自己内心的愿望和对未来的期许。即使现实不尽如人意,但你依旧不会对现实失望,仍然满怀信心地努力改变着现状,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幸福。人生不就是这样的过程吗?